

陳公博在法國

(靜冷)

何以不高興了？

陳公博在北方擴大會議之政治失敗後，心中鬱鬱不樂，化了裝束秘密返港，到港後數月中，對任何政治的主張，仍與昔日在滬時聲明停止三年政治活動的口吻一樣，且於文章也懶得寫，不知是心病呢，還是政治相思病呢？我們是局外人，那裏曉得人要許多事。

此一事也，似乎已經是過去的事了，然而在他那裏面，可以窺見陳調元在皖的設施，蓋陳在旅京安徽同鄉，並沒有陳公博的名列入，是值得我們懷疑了，但在最近汪精衛的談話中，說陳公博赴法國養病，這也許是真的罷。

陳調元之自供

(名有)

歡宴安徽國議代表的席上，發表了大段說話，那些說話的內容，好像帶了幾分憤懣的味兒，本來一個人，無論幹了什麼，祇要能夠自知悔過，倒也不失為一個君子，陳調元治皖沒有成績，自有公論，可是陳調元的種種苦衷，裏面還帶着一些憤懣的氣味，那末，陳調元之為陳調元，豈不是尚不失為君子嗎？現在且將那一天陳氏的說話，錄如次：「幼時，即為皖人，壯歲治軍，亦在安徽，與皖父老有深切之關係，不啻第二故鄉，今幸得在京與旅京諸同志歡聚一堂，實深榮幸，敢將年來治皖之經過，報告於諸同志之前，自討逆軍結束後，由魯調皖，數月來，設施上之錯誤甚多，無可諱言，一因軍隊戰後，例如連長陣亡，排長遞升，排長陣亡，士兵遞升，平時教育，

時局緊張中之張壽

(者記一)

——壽酒後之重要會議——
副司令張學良，以一巧電之力，即貴為副首，位尊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治，在以上兩語看來，正面說是尋常，但在反面來觀察，其是含有許多苦衷在，不過我欲問，在中國北方政治舞台上表演者，公博先生做其「主角」，現在呢，由北方遷移到南方政治舞台上表演，公博先生何以又不高興，與「主角」重演了呢？

握華北六省大權，時勢英雄，令人欽仰，且張年少英俊，深明大義，前途正未可限量，粵方自獨立後，即極力宣傳，一般反動份子，尤宜稱東北對某方亦極稱頌之說，活潑聰明，莫此為甚，實則張氏對於此種反面宣傳，早在意料之中，故國議時特親來中央出席，以免奸人造謠，服膺中央，誓不二志，故中央對張嘉勉有加，倚畀亦殷，張於國議後即匆匆北歸，目以觀其後可也。

廣州政府成立後兩委員會

(靜冷)

軍事委員會 政務委員會

汪精衛、唐紹儀、鄭魯、陳友仁諸人抵粵後，對於政府組織之籌備的經過，甚為忙碌，但因華北軍人派未參加之原故，所以，仍陷於有難無首狀態，在政治上雖稍有辦法，然而外交上運動頗多棘手，軍費張羅無孔不入，亦更覺困難，彼此，粵方之勢力，必貧弱是無疑義的了。

粵東還是不景氣

(生塵望)

張惠長之失意 各派意見不一 劉紀文謀任粵市長 事權之不統一

粵省雖然成立政府，然其不景氣之現象依然無法解決，現分析述之：(一)張惠長在中國航空界算是首屈一指之人物，此次赴粵均有預謀，自陸幼剛奉命來滬後，張氏在滬曾與陸密謀，至四區委陷電發出，張即逃滬歸粵，古陳等問張何以不帶同空軍來粵，藉以增加實力，張即答謂，中央早已有所準備，各機隊均有外省人參加，且有異動，極其窺破，反為不美等語，陳古等獨以美中之不足，對張雖不至奚落，然事前陳曾相約，謂將屈張任粵省之空軍司令，惟張抵粵後，陳不提此事，當航空處改為空軍司令部，仍以黃光銳任司令，張對此大為不滿。

(二)刻下粵政府雖已成立，但其黨統問題尚未清楚，可謂全不合法，而第二屆委員與第三屆委員之爭，現在尚未妥協，左派整天高喊擁護汪精衛回粵主持黨國大計之口號，所有一部分委員常譏諷說：「那麼我們就不可以主持黨國大計了」，可知彼輩之一肚牢騷還是一樣存在。

(三)劉紀文到粵後，想仗他的丈人——古氏之力，謀任廣州市長之職，而香港小報天天大罵特罵劉紀文夫人若何妖冶，劉氏如何如何貪污，罵得劉氏無地可容，日前特託友人調查，始知乃左派青年所投，故劉氏憤憤不平。

(四)陳真如離職後，陳濟棠即派人接收各機關，凡一切財政交通都歸第八路總指揮部包辦，而粵省政府成立後，此種非驢非馬之不合辦法還沒改換，而財政委員長唐紹儀對財政亦無相當策劃，也是以發公債為本，已經有人非之，而唐氏亦提條件謂要財政有辦法，第一要財政應由唐薦人，各鐵路亦由唐氏支辦，這件事是辦不通的罷。

汪精衛電邀閻錫山赴粵

閻已派代表湯汝霖赴粵

閻錫山在現在軍人裏，素有編蝠派的綽號，其他軍閥都是屢仆屢起，隨到隨去，而他竟可在西山盤踞十九年，他的見解與眾不同，看風使舵的圓活手腕，可稱是民國以來軍人中第一個人才，他於去年因為反抗中央，破壞和平，結果，竟兵敗將亡，不容於國人，一溜烟的潛赴大連，過他的優游歲月，不過他表面上雖然解甲下野，而暗地裏仍是雄心勃勃，亟謀活動，他於去年失敗時，與汪精衛曾結下患難之交，所

認加入粵方的軍政府，閻氏在去年下野時，曾說經濟困難，旅費無着，要求中央撥給旅費，他在加入粵方集團時，就絕不猶豫的應允二百萬元到廣東去，現在粵方軍政府已經正式成立，各部人選亦已決定，日前汪精衛以閻錫山是自己同志，特邀他赴粵，共襄粵事，閻接電後，以本人在大連，未便遽離，所於當時就派湯汝霖赴粵，為閻氏駐粵代表，對各事，由湯氏代他接洽，但閻氏本人到將來是否要親赴廣東，那還要看看風頭呢。

以這次兩粵政變，他得汪精衛的介紹，邀他加入，當時閻錫山以有幾可乘，就滿口承認，他們是否認有系統，中央之外，另立一個中央政府於廣州，此顯見他們前後之舉動是有意叛反南京中央政府，但不怕罷，在吳稚暉先生答客問談話中，不是說廣東政府是一個大垃圾堆嗎？他們（指汪等）告曰為仇，今則為友，不是由友再可為仇嗎？那麼，廣東成立一個政府，兩個委員會是不中用的，再被他們成立了一百個政府，於南京國民政府奈何！